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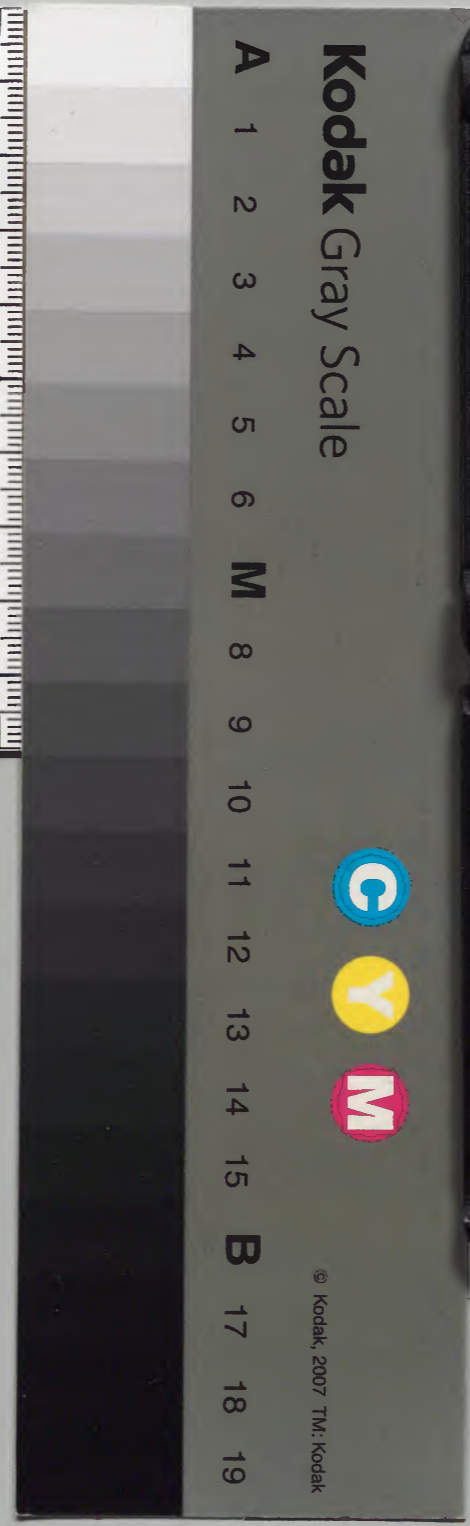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

十五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八	三	五
八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八	〇	八
二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2	
冊數	80 ( 25 )		
函號	283	34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漢學文庫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  
盡壬申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當作凡二十五年

帝禪  
凡二十五年

戊申六年  
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歿

之質實  
新城郡名注見獻  
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  
孟達嘗書降魏矣既而書來歸美反  
正也於是特書歿之其為徒義之勸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建興六年  
正編

深矣

**發明**

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惟漢有討賊之義魏為纂統之國是以從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

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楸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楸主塔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千里

險涉遠未可知不用延計亮不為過

謬才必有可用但有不遵約束

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出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

漢後主禪建興六年

者而任爲  
前鋒則亮  
知人之明  
不及昭烈

一耐將收  
又重之結

趙雲雖敗  
非全軍

以孔明之  
忠誠經濟  
不難勇規  
併吳而終  
令資志以  
殺人不  
能遠大即

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  
謾才術過人深加器與昭烈臨終謂曰謾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  
謾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  
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  
蔣琬謂亮曰管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  
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  
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謾不能用及敗衆散  
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  
不敢偏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  
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  
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

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  
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  
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須十月  
爲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  
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  
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  
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  
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  
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  
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  
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請  
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

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集覽〕〔榘〕音茂淵子〔榘〕音茂淵子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成帝元延三年褒斜〔秦嶺〕在虢州閿鄉縣南〔秦嶺〕周回三百里〔注〕見下子午〔子午〕幸氏三秦記

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子北方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

故名子午谷〔按〕洋州志子午谷在州東百六十里又興元郡縣志去舊子午道在金州安

康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綠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

是〔橫門〕邸閣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面門名也邸閣倉敖異名在橫門外

〔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郡〕注見靈帝中平六年〔箕谷〕在興元府褒城西北十五里

韋蘇州懷谷口詩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蓋石門即箕谷口成帝時鄭子真隱居處也

或謂扶風郿縣郿塢即箕谷也〔祁山〕在岷州長道縣南十里開山圖云漢陽西南祁山乃

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諸葛亮攻祁山即此按岷州今西和州是〔南安〕漢屬廣漢郡為

葭萌地先主改漢壽縣唐析綿谷置三泉縣於縣置南安州今大安軍是〔街亭〕徐廣曰天

水郡隴西縣有街泉亭所謂秦亭是也按方輿勝覽興元府有街亭〔注〕魏張郃與蜀馬謖

戰于此〔西縣〕注見靈帝建寧二年楚殺得臣而文公喜得臣姓成字子玉春秋楚令尹也

先是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文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吉而憂何也公曰得臣猶在憂



未歇也及楚殺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孫武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斷後軍居後曰斷後亦曰殿師杜預曰斷後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斷音短殿丁練反什物史記舜作什器索隱曰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不一故以什為數猶今言什物顏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謂之什器亦猶作役者賃賃一統志云秦十人為火其畜為度也

**賃賃**

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

藍田縣界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故名鄧芝新野人箕谷即箕山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五里一名道人谷曹真沛國譙人操族子祁山在鞏昌府西

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南安吉地名即春秋戎莒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末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源道晉仍舊後魏為隴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收隴西郡寶應後陷于此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軍崇寧中改鞏州金始為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本朝改鞏昌府屬陝西道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馬謖襄陽空城人良之弟王平巴西宕渠人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

**書法**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為之書敗績矣復書敗亮其不為賢者諱

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

**發明** 街亭之敗遂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

請者孔明耳而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

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 **質實** 徐邈 薊人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

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能

五月大旱○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

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

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

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

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可虜

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

皖  
下自

執鞭以見  
古者跪而  
推轂之意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六年 正編

遜之老成  
持重可方  
凡明

兵

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  
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  
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器盡初獻命賈逵引  
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  
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  
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  
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  
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  
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  
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  
不善至是賴逵以**集覽**東關縣名屬梓潼郡  
免魏亦不之罪也按梓潼今潼州府是  
**假黃鉞**鉞大斧也飾之以金故曰黃鉞大都  
督本無黃鉞假與之所以重其威夾石夾本

作硤今安慶府桐城北四十里南硤成是按  
吳志呂蒙伐皖魏張遼救之至硤石開城已  
拔乃就硤石築南硤戍即此挂車挂與掛通  
車昌遮及桐城西四十里有挂車鎮鎮有挂  
車嶺柴路柴讀曰砦與寨同先人以奪其心  
先悉薦反左傳宣十二年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注先人為備所以奪敵人之戰心**正誤**  
**東關**今按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  
濡須山謂之東關又見集覽本卷末一關時  
梓潼屬蜀非吳地也**柴****質實**周魴陽美人曹  
路今按柴去聲塞斷也**休**沛國譙人操  
之族子**皖**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朱桓吳  
縣人**全琮**錢塘人一統志云挂車嶺在安慶



險要

通鑑綱目卷之五  
府城西南四十五里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乃必爭之地吳魏嘗相持於此

**書法**

漢書遣間誘匈奴罪誘之者也此書誘以至敗績不可以言智矣綱目書誘戰四詳武帝元光二年而書敗滅者三皆罪敗者也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隆中感言而起只此

非孔明不即出師主意

時中原無定蜀之人小向衰孔慨明所以感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征空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漢後主禪建興六年 正編

本傳更有未解二段

機會之失全在于此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存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失難平者事也管先帝兵敗於楚曹操荆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會通也時言非能逆觀是見道之言

看者有備昭真長于可城者矣

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歷其衝車斬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充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集覽

曲長凡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夏侯授首獻帝末魏夏侯淵與蜀黃忠戰於定軍山淵軍敗被殺秭歸蹉跌章武二年目秭歸擊吳爲吳所敗逆見猶

漢後主禪建興六年 正編

言豫

**質實**

秭歸縣名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散關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質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

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

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集覽**

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陽羨即毘陵也秦屬會稽太康地記陽羨縣本名荆溪吳越間謂荆為楚秦以子楚故改

為陽羨羨于綿反料覆料詐覆考也傳著猶言虛樁史炤曰傳符遇反著也著直畧反附

也望範謂**質實**一統志云陽羨秦之縣名漢初屬會稽郡後屬吳郡三國

吳時屬吳興郡晉置義興郡隋廢郡改縣曰義興以義鄉國山臨津三縣省入屬常州唐

初改鵝州尋改南興州後仍為義興縣屬常州宋改宜興縣元陞為府尋罷為縣後復陞

為州 本朝復為  
縣改屬常州府

**書法** 於是印綬未下書大司馬何子賢也  
苟賢也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

司馬蔡興宗雖未拜而卒書  
中書監皆綱目之特筆也

巳七年 **魏**太和三年 **魏**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

陰平復拜丞相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陰平縣名注見

獻帝初 平四年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  
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  
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  
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  
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等  
衛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  
胡綜作賓友曰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  
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  
范慎羊衛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  
狠叔發辯而浮季敬深而匿恪  
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 **集覽** 如張公  
乞食矣先曹操伐吳張昭勸權迎操唯周瑜  
魯肅請拒之今權故云羊衛衛古文道字甄  
微甄察其微妙之指元遜諸葛恪字子  
嘿顧譚字叔發謝景字孝敬范慎字

正編

一統志云顧譚吳郡人邵之子范慎廣陵人胡綜固始人

###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非賊得計非美之上者管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

不以權之僭竊先干魏篡逆輕重次第俱得

滿

在者

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圖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比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能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宐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集覽無上情謂吳無擊魏之意也獻帝時孫權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今亮質實陳震南陽人孝文卑辭匈奴事在故云文帝六年先帝優與吳盟事在昭

烈帝章武二年

### 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其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色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遂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

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質實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武昌今鄂

州是故楚之東鄂也漢置江夏郡領鄂縣獻帝時黃祖為江夏守始於沙羨置屯孫權破

黃祖於沙羨遂收武昌釣臺在今壽昌軍北門外大江中紂糟丘酒池殷本紀紂大最樂

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注太公六韜曰紂為酒池回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葦括地

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中質實不進見中間因逆旨故不曾敢進見

一統志云武昌即古之鄂邑春秋時楚封鄂王於此又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

治沙羨三國時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縣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荊州



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  
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為江夏郡  
唐復為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  
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  
時唐遙改武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  
州屬荆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  
改武昌路 本朝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鈞  
臺在武昌府武昌縣北門外大江中吳主權  
嘗駐兵于此槽丘酒池在大名  
府濬縣西七十二里朝歌城南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

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  
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  
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  
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  
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  
宗廟著 **集覽** 支子支謂庶孽之  
于令典多如木之有枝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

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  
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

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任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集覽**

建業楚威王置

金陵邑以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改秣陵吳改建康府長於刑長於刑反言當以禮為先也舜命九賢禹平水土棄種百穀契敷五教皋

陶明五刑垂其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龍納言折衝萬里詩綿篇予曰有禦侮臣折衝曰禦侮文中子王道篇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戰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在席之上信國家之利器信誠然也老子微明章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淳風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林希逸云利器威權也人世便利之用民多威權則上下不親國

**集覽**

建業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秣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

世三年劉廙安衆人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步騭淮陰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與



與王之朝  
必慎刑獄  
哀敝之奉  
輕殘民命  
頭素宜加  
三復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  
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  
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  
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  
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  
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  
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  
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  
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  
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群等刪  
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  
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  
增於旁章科

**集**

悝枯回反決事比猶言斷  
例也此毗至反記王制比

以成之注已行故  
事曰比疏云例也  
二年馬鄭謂馬融鄭玄注  
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質實**

陳群許人寔孫蕭何  
定漢律注見高帝十

**書法**

書作蜚廉桂觀矣武帝元封二年又  
書起四百尺觀矣靈帝光和五年皆

譏也此其書聽訟觀何美之也魏主於是  
能慎罰矣綱目書觀七魏聽訟是年秦聽  
訟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宋總明庚戌年周  
通道陳甲午年皆美也蜚廉桂觀四百尺  
觀望仙觀唐文宗會昌二年皆譏也書律  
博士始此終綱目書律博士二是年隋癸

年

十二月築漢樂二城

丞相亮徒府營於南山下築質實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質實沔陽本江夏竟陵縣

諸葛亮築漢城於此隋置沔州唐改復州今改沔陽府成固或作城今興元府城固縣

諸葛亮築樂城於此括地志云漢中城固縣故城在今縣東六里質實一統志云

沔陽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曹魏梁州治沔陽西晉末為氏楊茂搜所據劉宋取之後魏置

東益州又分置嶓冢縣西魏屬興州隋廢沔陽改嶓冢曰西縣唐西縣屬梁州宋屬興元

府元分西縣置鐸水縣而移沔州治鐸水併西縣入畧陽後又併鐸水入州屬廣元路

本朝改州為縣仍屬漢中府城固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有南北二城舊縣治北城三國蜀

漢改樂城縣晉復為城固宋齊梁西魏皆因之隋屬梁州唐初改唐固後復為城固宋元

仍舊本朝因之仍屬漢中府

庚戌八年國太和四年國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國黃龍二年

洲

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國宜洲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族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

生事窮微  
足見權之  
志願已滯

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權不聽温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直洲絕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温等以無功坐

**集覽**

桓王孫策也孫權稱尊號追謚為長沙桓王襲人春秋傳例輕兵曰襲注

掩其不備也

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党錮之餘習清談之未聲以父故容三人得預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南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

也 古一轍 美之言也

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僕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爵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獻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集覽**

禁與隱奧之地也人所不見

**正誤**

按請禁

省深嚴之地也

**質實**

諸葛誕琅邪陽都人亮之兄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孫資太原

人衛臻陳留襄邑人

董昭濟陰定陶人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

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獻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成陳群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并言軍事用度之計獻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

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空留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思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猶關山險已一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况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

孔明以蜀之險為進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建興八年

二

正編

戰退守計  
已據不可  
動搖之基  
惜無人輔  
大業不終  
耳

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  
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  
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  
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  
乃詔**集覽**西城漢中西城縣，漢末置西城郡。  
班師，魏文帝改魏興郡。西魏改金州。赤  
坂，顏師古曰：漢中成固縣地。寰宇記云：在洋  
州東二十里。曰龍亭棧道。注見周赧王三十  
六年。白魚入舟，注見成帝永始元年。魚鳥之  
瑞，稽閱稽謂留止也。閔與礙同。前志有之。古  
者兵書有此語。樵蘇後爨，採薪曰樵，取草曰  
蘇。言雖有糧，必待樵蘇而後可炊爨。師不宿  
飽，謂師衆無越宿而自飽之理。周武出關復  
還，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皆曰：紂可

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武文臨江  
不濟，魏武帝進軍濡須口，與吳相守月餘而  
還。文帝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質實**一統志云：西城漢之縣，  
名屬漢中郡。東漢末分置西城郡。曹魏改魏興郡。梁改為東梁州。西  
魏以其地出金，改名金州。隋復為西城郡。唐  
復為金州。天寶初改為安康郡。乾元初改為  
金州。宋改為昭化軍。屬利州路。元屬興元路。  
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漢水注見獻帝建安  
十二年。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赤坂  
地名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赭，  
故名。季嚴，南陽人。王肅，東海郟人。朗之子。

**書法**

書魏以寇  
尊漢也

綱目凡諸侯之於王室夷狄之於中  
**發明** 國僭偽之於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  
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  
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  
正矣白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  
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  
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  
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  
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  
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  
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  
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

### 魏主獻如許昌

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三  
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

視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  
建興十二年

###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  
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  
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質實**

滿寵昌邑人合肥縣名  
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質實**

蔣琬長沙  
湘鄉人

進

道益州

卷之五 吳後主禪建興八年

三

正編

賢

亮數外出，**集**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覽**公琰，蔣琬表字。

### 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常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時人懼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生

暴得子罪以免後禍

以入止不與親黨

禁止，父

**集覽**

有辭觀，通鑑釋文曰：辭說也。觀之乃解，古玩反。後書子孟達有才觀，注觀猶神觀之，視也。楊子修身篇言：重則有法，好重則有觀，注好重必謹，則舉措可觀。觀去聲。

**義章**朱據，吳人。潘

庶反。

**質實**

濬，武陵人。

辛九年，太和五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

### 權遣潘濬擊之

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旌、朱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於官。

**集覽**

旌字

義與旌同承  
**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張九韶曰五溪蠻在

武陵郡謂雄溪楠溪酉溪瀘溪辰溪是也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質實 祁山注見建興六年 ○自十月

正本載木  
午遷事在  
此  
天象

不雨至于三月

**書法**

自秦初書六月不雨至于八月丙寅年其後有書四月至于七月者矣獻

帝興平元年率不過三四月爾於是而書十月至于三月是半年也後此有書正月不雨至于十月者又甚矣哉未庚午年秦終綱目書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

秦初丙寅年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亮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

自諒不辭  
故不戰顧



不忍其笑  
而取敗也

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  
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

木門與亮戰〔集覽〕雍郡〔雍注〕見周顯王八年  
中伏弩而卒〔郃注〕見靈帝中平六年〔徽

亮徽與懿通〔木門〕〔實實〕一統志云郭淮  
地名在天水軍天水縣〔實實〕陽曲人〔上邽縣

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魏延〕義陽人〔木門〕地  
名在鞏昌府秦州西南一百一十二里〔此楚

軍所以為黥布禽〔事〕在高帝十一年

**發明** 司馬懿用兵如神，筭無遺策，未易敵  
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

以其徒有畏思，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  
器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

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  
勃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

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  
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

勝歎哉。

###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  
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亮之為

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

九族，羣后百寮，咨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  
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

歐後滅魏  
昔果司馬  
以臨也

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  
垂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  
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  
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獻報曰諸國本無  
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  
誅周召作弼叔魚昭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  
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  
傾耳注目者常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  
重甄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  
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  
其忠者異姓之臣也存其其榮歿同其禍者

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不勝憤懣拜表陳情獻優文荅報而已至是  
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  
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  
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  
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  
**集覽** 注心皇極注者心意所主也  
皇大極中也言注此心於大  
中之道膏沐之遺遺唯季及文公詩傳曰膏  
所以澤髮者沐滌首法垢者左傳哀十四年  
遺之潘沐注潘浙米汁可以沐頭音芳袁反  
杜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鬢下  
九霄注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澡  
豆頭膏面脂口脂管蔡放誅周召作弼管叔

鮮蔡叔度周公旦皆武王弟召公奭周之支  
族武王滅紂並封為諸侯武王崩成王少周  
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誅管叔及  
蔡叔周召分陝為伯以輔弼成王括地志云  
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也豫州北七十里  
上蔡縣古蔡國也文公詩傳曰文王徙都于  
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召之采邑周國在  
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召國舊說  
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此地叔魚留則叔向  
贊國叔向名解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叔魚  
名鮒叔向庶弟也叔向雖不專晉國之政而  
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左  
傳昭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  
宣子命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女於

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雍子賂以  
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  
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向音享三監之釁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管蔡霍  
三叔監殷是謂三監武王崩三監叛成王命  
周公討之三監監古懺反三南之輔文王受  
命徙都于豐取岐州故地分爵周公召公以  
夾輔王室故詩有周南召南取齊者田族注  
見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分晉者趙魏注見  
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六卿  
為大中仍漢  
儒之誤也

**質實**

**正誤**

皇極今按皇極指人君所  
居之處猶言宸極不當解  
一統志云東阿漢之縣名  
屬東郡晉屬濟北國隋屬



錢馬謖而  
其孤廢  
李平而錄  
其子誰人  
有此忠厚

誘曹休  
誘王陵  
用詐謀  
可鄙矣  
伏

百長方面  
之在也

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者，陳震也。  
**集覽** 公  
蔣琬字季起，前為吾說。正方，孝起乃陳震字。前，往日也。正方，李平字。蘇張，戰國時蘇秦張儀言語。  
**質實** 梓潼，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董允，南郡枝江人。和之子。蘇反覆。  
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王操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侯兵阜陵，以侯之。凌瞻布書，請兵

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其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獻從之。既至，體氣康。  
**質實** 王凌，太原祁人。阜陵，疆乃慰勞遣還。  
**質實** 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

漢後主禪建興九年

**發明**

兵雖詭道特可用之一陣間至於伐國大事必以正大行之則兵勝而入服令吳人既以僭竊自立言義已索故其用兵攻魏率川盜賊小人之計是以前此書誘敗曹休今此書誘敗魏兵皆以著其詭詐之罪且以見吳人師出無名之失耳何足尚哉

十一月晦日食

壬十年 太和六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別

五行之氣 司旺有衰 此術士之 說耳輕信 輒動無有 是處

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不此比况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况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集覽** 入歲下殤注見晉孝

殤祖載記檀弓上篇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白虎通曰祖於庭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年 正編

司尊孝之思也注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車  
辭祖禰故為祖載許昌本漢潁川郡長社縣  
魏文帝改名許昌故城實實一統志云許昌  
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地名秦屬潁川郡漢為韓國尋置許縣屬潁  
川郡東漢末獻帝都於此曹魏改曰許昌晉  
徙潁川郡治此北齊於此置南鄭州後周改  
許州治長社縣隋改縣因潁川州為潁川郡  
唐初復為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  
改忠武軍宋陞為潁昌府金復為許州昌武  
軍元為許州屬河南路本朝  
以長社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 吳遣使如遼東徙北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吳主遺司賀等少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疎直  
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  
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際權去翻起  
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  
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  
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  
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  
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救左右自今酒後  
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  
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  
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  
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  
無獲款諫不敢作表以示呂集覽三爵爵禮  
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惟忘願已  
清所以出  
可悼德  
無怠悼

漢後主禪建興十年  
正編

如爵可受一升記玉藻篇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灑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悅敬貌以退謂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詩賓之初筵篇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左傳宣二年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猛陵縣名

**質實** 劉基年平人繇之子漢宗屬蒼梧郡

康元年交廣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元年一統志云猛陵漢之縣名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郡廢置藤州治永平縣大業中州廢復置永平郡唐復為藤州天寶初改感義郡乾元初復為藤州治寧風縣宋徙治鐔津縣元因之 本朝初改州為縣省鐔津

入焉仍屬梧州府

秋九月魏治許昌宮○魏伐遼東不克還擊

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立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委質不乏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時吳遣將軍周賀乘

漢後主禪建興十年 正編



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赴成山、遂輒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權始思翻言、**集覽**成山東濱海、在萊召之、會卒以其喪還、州東屬盤陽路

**質實**一統志云、**州府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海濱**、史記

秦始皇過黃腫窮成山、漢武帝幸東海、作朱鴈之歌、拜日於成山、即此

**書法**魏書伐何淵、受魏官也、於是數與吳通、故一書伐

退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

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因獨見、責叡曰、代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昧夢漏泄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

劉曄代國  
及後使人  
與楊暨言  
三言夫而  
空為人听  
言身取名  
或亦不誠  
甚哉

矣、敵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  
為大鴻臚、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  
矣、曄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  
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壽春人

**質實** 劉曄 淮南

### 吳人擊魏廬江不克

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互速救之、蒲寵  
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  
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互聽  
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  
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  
合肥城南臨江湖、非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  
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  
更空立城、徒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  
持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  
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  
拔、一至於此、劫畧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  
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  
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  
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  
策為長、乃

**集覽**

孫子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王闔廬用以為將作兵法

十三 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孫武注  
**質實** 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趙咨南

陽人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

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集覽 摩陂在古邺

改名龍陂晉為河南縣

**書法** 觀龍不書據晉武帝太康五年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不書此何以書遠

也故特書往

**發明** 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芳鬢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

書以示譏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收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  
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稱  
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

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魏  
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曰：  
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  
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  
海，無顏復令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嗚呼！  
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川。

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  
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乘  
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臣聞行萬  
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  
大。今疆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惜遼東之衆，  
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業，乎僕射薛綜尚書  
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  
隙，應機而至，所以越海求馬於淵者，為此故  
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  
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且  
齊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  
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  
得悉用。若淵徂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  
相濟，若其不然，畏威遠迸，使天誅稽於朔野。

繁門燒門  
視同奴隸  
權其老悖  
耶

位宮司號  
去名

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乃止  
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  
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  
乃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乃朝會初彌等至襄平淵  
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  
德黃疆等六十人置玄菟旦等議曰吾觀此  
郡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  
耻然後伏死是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  
囚虜乎於是陰相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  
皆走時羣病疽創著鄰不能前乃推旦疆使  
前德留守羣采菜果食之旦疆行數日得達  
句驪因宣慰詔於其主位宮位宮即使人迎  
羣德并遣還吳秦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裝

尉其覽為鼠于所前却呼淵曰鼠子憎賤之  
也前却軒輕之義言為淵所侮也

沓水名遼東有沓氏邑質實樂浪郡名注見  
襄平城名遼東郡所理武帝元封三年

烏林峰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年西陵縣名  
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荆州注見獻帝建安

十二年薛綜沛郡竹邑人陸瑁吳郡人遜之  
弟襄平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玄菟郡名注

見武帝元封三年句驪東夷  
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

###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  
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建興十一年 正編

必於衆中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岍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集覽**

新城合肥新城

**質實** 新城注見延熙十六年肥水詳注是齊主寶卷永元二年

### 以馬忠為庾降都督

庾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功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集覽**

庾降都督按南中八郡志

先德池田  
三卷者

康降本南中地名，音來，絳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即罷，即就而伏罪。

**質實**

張翼武陽

人馬忠  
閩中人

###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出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集覽**

木牛流馬武侯出軍至祁山始

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杜佑通典注：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脰，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群

餉

勸躬盡瘁  
同孔明之  
本願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編

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飢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經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板，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

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斲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斲居言反弓。  
**質實** 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囊斜衣也。

三月魏山陽公卒

**考證**

下當分注謚曰漢獻皇帝。○謹按凡例曰：凡

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卒者，書卒而注其謚，後倣此。

**質實**

山陽國名，注見建安二十五年。

魏主叡素服發喪，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為胡寇所滅。

**書法**

山陽公自廢至是十五年矣於是書  
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陳留卒書  
姓名山陽則曷為不書漢帝故不忍書也  
然則安樂公非帝乎安樂異世非漢比也  
是故山陽公不書姓名唐鄴公不書姓名  
自魏山陽公十五年卒其後晉安樂公劉  
禪八年卒歸命侯孫皓四年卒陳留王曹  
真三十八年卒魏啓之也山陽傳國至晉  
永嘉始為胡寇所滅魏於前代可謂厚矣  
終綱目滅國之君書卒六山陽晉安樂歸  
命陳留陳叔寶後唐  
楊溥書薨一唐鄴公

天象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

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異** 上條夏字 上漏圈子

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  
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  
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  
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播蕩民夷非國之利也  
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壅壘未成漢兵大至淮  
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  
於淮濱居民之間而

**集覽**

武功縣名屬扶風  
括地志云雍縣南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編



謂王者之師可矣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三

七里故鰲城一名武功在渭水南蓋屋縣西界今乾州武功縣是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域中

**質實** 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渭水注見高帝五年一統志云武功秦之縣名以武功山水為名舊在郿縣境東漢徙治古鰲城晉屬始平後魏改美陽縣後周復為武功縣唐改屬京兆府五代唐時屬鳳翔府尋還屬京兆府宋割屬醴州金改為武亭縣元復為武功縣屬乾州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漢諸葛亮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即此處非山注見文帝三年

五月吳王權擊魏秋七月魏主鹵自將擊却之

吳主權入居樂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蒲龍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援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獻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援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

魏拒吳謹三險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三

正編

示之以暇  
以鎮人心

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敵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為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思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荳，荳與諸將奕茶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艤，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集覽**

荳，荳蔻也。

**質實**

一統志云：巢湖在廬州府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天必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郡國志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戲塗之，巫見之驚走，地果陷。又青瑣高議：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口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登山，而城陷為湖。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沔口注同。上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

正編

年淮南國淮陰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劉  
邵邲鄆人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亮之兄新市  
地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安陸縣名注見新  
莽地皇二年石陽漢之縣名屬江夏郡東漢  
廢之故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吳征江夏圍  
石陽不克而還即此孫韶富春人本姓俞孫  
策愛之賜孫  
姓列之屬籍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質實一統志云禪陵在懷

慶府修武縣北莽漢獻  
帝以其禪位于魏故名

**書法**書曰魏葬予存厚也終綱目滅國之若  
書曰葬五山陽公曹陳留王宋晉是也

陳梁孝元帝石晉故唐主  
惟晉恭帝弑書葬故說之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

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考證擊斬當作討誅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  
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  
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  
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  
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  
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  
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敢食不至數升懿告

其所畏忌者惟亮  
漢後主禪建興十一年  
正編

時年五十四天不附漢也傷哉

兵

延意欲出  
囊中循奈  
道阻道遠

入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在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荅八月夢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

延意欲出  
囊中循奈  
道阻道遠

繼分并

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已才為人所斡斂亮每出軍儀胡畫分部等度糧食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憤憤獨不知慮此乎禕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而無點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篤作遺事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伴發亮夢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

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北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策冀時論以七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養民也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

商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此賢愚所以命忘其身者也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未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謫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通鑑綱目 卷之七 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正統

鑿齒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  
 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鑑至明。而醜者止。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  
 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  
 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質實**。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又音  
 不服者。平**質實**。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又音

古對反。結漢輿服志。夫人紺繒。繒釋名。皇后  
 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八陣圖。武侯八陣  
 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  
 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  
 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  
 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

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  
 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衡併前後衝二十  
 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  
 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  
 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  
 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  
 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  
 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  
 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  
 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  
 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  
 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  
 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按漢禮儀。至立秋之日。

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則是古有之  
非武侯創為也方輿勝覽及少陵詩注與此  
別今未暇錄不假借不以温辭悅色禮下之  
也假借並去聲混一函夏猶言混一中原也  
函謂函谷關關之東為非夏故曰函夏見在  
府見讀曰現府謂行軍之幕府羽檄魏武帝  
奏事曰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按此言則是  
以鳥羽插於檄曰羽檄以示疾速若飛策後  
人策料後之人必正誤丞相雖亡吾自見在  
不復收錄我也府親官屬便可將喪  
還莖令按吾自見在晉書十統志云揚儀襄  
當為句府字屬下句陽人文偉費禕表  
字諸葛武侯八陣圖凡三一在成都府新都  
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

至本帝城  
西為復州  
中或為人  
所散亂及  
為夏水漂  
及水復  
聚於故姓  
前所謂江  
流石不轉  
非誕謂也  
公直神人  
也哉

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  
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  
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陣聚細石  
為之各高五尺皆布列相當中間相去九尺  
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或  
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水還復如故又有  
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晉桓  
温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潼關注見獻帝  
建安十六年費禕江夏人南谷山未詳處所  
唯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有南谷山未  
知是否黔韓謂黔布韓信管蕭謂管仲蕭何  
赤岸未詳處所唯漢中府城西有赤崖乃諸  
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師燒壞赤崖  
以比閣道即此未知此處是否張裔成都人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編

長水校尉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廖立武陵人汶山郡名注見武帝元陽六年

**書法**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故其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

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

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為足食計而

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

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自是至晉諸臣卒具官爵者十二人諸葛亮司

馬孚司馬攸張軌溫嶠陶侃于濬郝鑿何充謝安袁宏桓冲○書軍還可矣書揚

何嘉儀也於是新喪元帥全軍而歸儀可謂能權矣

**發明**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

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陰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

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宋其受巾幘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

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

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

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然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



視曹馬輩欺孤弱寡。狐媚以取人家國者。曾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

統國事。

時新長元帥遠近危悚。琬按處群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

眾望漸服。**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不剛不柔  
無于辭公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丘中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主問之。對曰。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衆。皆事勢空然。俱不足以相問也。**質實**。宗預。南陽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安衆人。巴丘。山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永安縣。各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百帝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年。

吳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以丹陽地執險阻。與

直益明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吳

正編

知子莫若父

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尚氣仗兵野逸時視間隙出為寇盜戰則盜至敗則烏竄自前世所不能羈皆以恪計為難恪父瑾聞之亦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為丹陽守使行其策

**實**

諸葛恪琅邪陽都人瑾之子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會稽郡名注見

和帝永元元年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新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番陽郡名注見秦二世

世二年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潘濬平武陵蠻

天象

**實**

潘濬武陵人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

乙卯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魏主叡數問既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書法**

不書以憂卒何罪不在魏主也

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

楊儀死殺魏延自以為空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密指以儀獨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正編

正編

不出異主  
所料

終孔明之  
世無自殺  
者惟其廢  
置之當也

進

曹氏無精  
累之德故  
一傳而奢  
後曹氏不  
忠忠之豈  
能解之不  
亦也

魏主種種  
失德其得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省之儀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

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祿密表其言詔廢為

民徙嘉郡自嘉落度不得志質統志云

之縣名屬蜀郡晉於縣置漢嘉郡元

魏廢之故址在雅州名山縣境內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

書令○魏作洛陽宮

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

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

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

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

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宮舍與費人沒太祖

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苦亦吳蜀之所懼此

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業宮室

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邪此君之

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已滅項羽宮

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

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離况乃王者莫之

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

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

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群臣曰鍾

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

蓋為百姓也叡為之少省○叡耽于內寵自

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七

正編

緩于亡者  
患巨夾輔  
之力也

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愈斯之徵可庶而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後田者既滅復有鹿暴所傷不貲至如蒙陽左右周數百里畧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糜鹿之損者多請除其禁○獻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獻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

但能優容  
不能收節  
尚益

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禁作璇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法桀紂楚秦為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獻感其忠手筆詔答獻常著裙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獻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獻愈嚴憚之○散騎

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神武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願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簡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殿中監督使檀收蘭臺令史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

詩魏主數  
十事直是  
不能剛決  
皆耳後容  
之軍備是  
也

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此作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至作所稱詔罷之獻雖不能盡用直集覽堯尚茅茨史記堯之有言然皆優容之集覽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注以茅覆屋曰茨堂崇二尺度以九筵周禮冬官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注重屋王宮正堂也崇高也明堂明政教之堂筵席也每筵長九尺謂東西之席為八丈一尺南北之廣為六丈三尺著褶著服之也褶小兒及蠻夷之頭衣被縹綾半袖被衣之也縹普沼反青白色也半袖短袂衣國家天子之

稱也注見武帝元光五年勾踐養胎以待用  
 先是吳伐越越王勾踐保棲會稽後吳赦越  
 勾踐友國遂令國中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  
 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  
 有罪將免身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  
 貺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生子  
 三孤以乳母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  
 食而簡銳之後卒伐吳而滅之見吳越春秋  
 昭王恤病以雪仇先是齊伐燕殺燕君噲其  
 太子平立是為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  
 苦後國內殷富士卒皆樂戰遂使樂毅伐齊  
 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吾人以水喻民  
 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

而不至矣又見孔子家語六本篇東野子之  
 御孔子家語顏回篇魯定公問顏回曰子聞  
 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佚後三日牧來新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  
 兩服入于廄公聞之召回問曰子謂其馬將  
 佚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  
 不窮民力造父巧於使馬不窮馬力是以舜  
 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升車執  
 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  
 馬力盡矣而猶求進不已臣是以知之且聞  
 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未有窮其下而能  
 無危者也又荀子哀公篇佚作失注失讀曰  
 逸肆逸也御體作銜體注  
 銜與馬體各得其正也

**質實**

高柔陳留圍人  
 人彘斯之徵

螽斯蝗屬詩國風篇螽斯羽說說兮爾子孫  
振振兮祭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北芒  
山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孟津注見帝玄更  
始二年鹿臺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阿房宮  
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章華臺名注見武  
帝建元五年王基曲城人衛臻陳留襄邑人  
孫禮涿郡人蘭臺注見章帝元和元年漢明  
帝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事在永平三

**書法**

魏主叡即位九年書大營宮室立聽  
訟觀治許昌宮用民多矣去年書崇  
華殿災天意亦可知也於是又作洛陽宮  
焉其逆天戒亦甚矣繼有崇華殿災之書

哉

### 秋七月魏崇華殿災

魏主叡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  
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宮室不  
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  
詔問隆漢相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  
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宐  
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  
所立作則蕙蒲嘉禾必生其地矣

**集覽**

漢相  
梁災

甫白虎通曰瑞草也王者孝道至則萑蒲生  
管堯之時生於庖厨葉大於門不搖自搗飲  
食以質實高堂隆泰山平陽人

**書法**

一崇華也兩年兩災天戒凜凜然  
矣綱目悉書之所以戒土木也

### 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立王為已子宮省事秘莫  
知其所由來者或去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 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  
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傳

立子而不  
知其所由  
來可善矣

士馬代曹  
一凡

強諫婉切  
釋之救弊

士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  
凌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  
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  
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  
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宏休  
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叡性  
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  
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眾庶不知謂為倉卒  
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為  
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  
重之管漢文帝欲殺犯驛者張釋之曰方其  
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



一時反開  
輕殺之靈  
致正是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司南車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之帝遂作察指南車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失歸路周公錫駢車以指南後其器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其器無傳宋武平長安得此車而製不精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馬岳造重成而為善明為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金公元以是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以備法駕晉志云刻木為仙人衣以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而手常指南大駕出為質實穀水注見唐閔光導之乘以正四方質實帝應順元年漢

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云云事在文帝三年

**書法**

前再書崇華殿災矣於是再主逆天戒孰甚焉故書復玄宗更集僊為集

賢則書集賢唐開元十三年於是更名九龍殿則曷為不書不書九龍書崇華所以著其逆天戒也是故秦不恤人怨而作阿房則書復秦二世元年魏不畏天戒而立崇華則書復是年終綱目作宮殿書復者二而已

冬十月魏中山王袞卒

**質實**

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

賢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二年

三

正編

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鄰諫之。諫之不以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素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棄。

### 魏殺鮮卑軻比能

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杜根以叛，殺魏將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幕北。復殺步杜根，至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晉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

德四

### 魏張掖涌石負圖

大明垂絕  
魏之台頹  
以班示魏  
廷其無人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八卦列宿孛之象。又有文曰：大詩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疏，疏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

**集覽**

犧牛宗廟之牲也。色純曰犧。璜

璜，半璧，佩下之飾也。璜亦玉佩，如環而有缺。在令鉅鹿郡任縣之令任音壬。一統志云：張掖漢之郡，名取張國臂掖之義。後又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魏晉竝因。

之後魏改張掖軍尋改軍為郡又置西涼州  
西魏更名甘州取州東甘浚山泉味甘洌為  
名周復為張掖郡唐初為甘州天寶初復為  
郡乾元初復為甘州宋初為西夏所據改鎮  
夷郡又改宣德府元改甘肅路尋改甘州路  
本朝初為甘肅衛尋分置甘州左右中前後  
三衛隸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在漢之縣名屬  
廣平國東漢屬鉅鹿郡晉屬廣平郡後趙石  
氏改置苑鄉縣尋改為清苑縣屬襄國郡隋  
初復改為任縣屬邢州後省之唐復置宋省  
入南和尋復改屬信德府金屬邢州元省入  
邢臺縣尋復置屬順德路本朝因之改屬  
順德府鉅鹿郡名注  
見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

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夫書  
書通石者通石負圖而文曰大書  
天之棄曹氏也決矣而詔頒天下以為嘉  
瑞亦愚矣哉終綱目書隕石十三石立一

書通石  
一而已

魏以馬易珍物於吳

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  
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  
焉與之

**書法**

前書徵珍物譏玩物也至以有  
用易無用書曰以馬易甚譏之

耳  
即古者權

丙辰

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春吳鑄大錢

一當五百

**書法**

書大錢何譏也於是書大錢始此終綱

唐肅宗乾元元年二年五代已未年唐

二月吳婁侯張昭卒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皆憚之

**實**

一統志云婁秦也縣名屬會稽郡漢初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

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陞縣為華亭府

隸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本朝因之直隸京師

夏四月帝如湔觀汶水旬日而還

**集覽**

如湔觀汶水如

往也地理志蜀郡有湔縣湔水出玉壘山按玉壘山又在汶山郡汶川縣東汶江在焉

**實**一統志云前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晉併入漢州故城在成都府城東北一百二十三里汶

水在成都府城南七里乃蜀守李冰所穿之江通成都皆可行舟溉田萬頃

**書法**

凡書觀譏也旬日而還甚譏之也是故桓帝之幸馬石府書留飲十日後

主之觀汶水至旬日而還皆譏之譏也

**發明** 觀魚于棠春秋特筆以譏之丞相亮卒至是未及再期而後帝所為已若

此書觀汶水旬日而還則其慢弃國政遠事逸遊忽社稷之重縱耳目之慾而當時

大臣亦無能諫止其惡其失皆具見於直筆之間矣雖無綠崖之寇倘能久有其國

平

○武都氏王苻健降 **質實** 武都氏注見武帝元鼎六年武都郡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此即前秦  
見于策  
此見諸  
六先有詳  
九法

其諭修

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居室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

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累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

所以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

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

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左有忽以

重天怒魏主獻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

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

等所以不及隆也獻意乃解毓植之子也 **集覽** 有星孛于大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注大辰房心尾也公羊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并辰亦為大辰注大火謂心左傳心為大火是也伐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

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北  
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心伐所在故曰  
亦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李孳者  
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也又有星孳子東  
方注見武帝元封元年采椽太史公自序曰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采  
椽不刮正義曰採取木為椽椽不刮削也卑  
宮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夏癸夏帝  
履癸天下謂之夏桀商辛  
商帝辛天下謂之商紂  
也漢書作採注  
梓木也即櫟木  
元封之元嘗書又孳矣然書秋不書  
月則同時也未有同月書又孳者一

**質實**

盧毓涿郡涿人

**正誣**

采椽今按史記註采櫟木

**書法**

月再孳甚大異也終綱目書孳不一三國  
書又孳者再若其一月再孳則是年而已  
矣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  
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  
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楊  
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  
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  
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詆其君之非  
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羣  
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

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兖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基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書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民無怨於上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

入後十

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謫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質實**

兖州注凡獻帝興平二年王昶

晉陽人

丁巳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

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上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獻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書法**

建丑也然則書以三月為四月可矣書夏四月何譏非古也三代改正不

三代改正俱因五德之衰甲今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七

正編

改月數漢初承秦建亥書冬十月則秦漢雖改正而其為冬自若也今改月數以三為四末論也而以春為夏是變易四時之實矣故書夏譏之終綱目書改正五詳始皇二十六年

天象

夏六月魏地震

**書法**

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漢世居九十年不書地震至晉武太康九年而後書迄綱目之終所書亦不過當才之一豈地道之安其常哉記注蓋多畧矣

○魏以陳矯為司徒

不欲以國  
寵貽父憂  
賢哉子也

矯初為尚書令劉曄嘗譖之矯懼其子憲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搃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

有忌諱則  
順指之計  
得行於賢  
善政莫此  
為甚



使士君子何類居職

反使如廢昭者擾亂其間。臣恐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群臣。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晉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默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器。以絕阿黨之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

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焉。怨畿之子也。○魏主廆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廆慙而反。廆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集]怨乎不以言。絕以用也。密行白人。[正誤]密行白人。依詔今按東觀漢記。汝郁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文選。絕交書注。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

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曹璿行罰於當關之人而不依詔令故廉昭奏其罪陳矯為尚書令當

**質實**

陳矯東陽人郭躬陽連坐也

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禮司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獻欲討之以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集覽**

毋丘復姓顏師古曰毋丘

曼丘本是一姓語有慢急耳毋音無遼隧縣名屬遼東郡隧本作隊然亦音遂

**質實**

一統志云毋丘儉闡喜人遼隧漢初縣名屬渤海郡晉因之隋以後俱為永豐縣遼改仙

鄉縣金廐之故城在遼東海州衛西六十里  
三國魏時公孫淵禪將拒司馬懿即此處

皇后張氏崩

**考異**

下當補書葬敬哀皇后于南陵○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

后特葬曰葬某謚皇后于某陵陳壽志云  
後主敬哀皇后建興十五年薨葬南陵 ○九

月魏大水○魏主叡殺其后毛氏

郭夫人有寵於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  
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叡不許因禁左右  
不得言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  
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書法**

魏嘗書殺夫人甄氏矣不斥魏主不  
於是而斥魏主叡何甚叡也毛氏不

得與宴薄有問焉常情也而歿之賜叡亦  
忍甚矣哉綱目書殺其后二是年毛氏  
穆帝永和十二年秦梁氏廢而殺之三  
詳桓帝延熹八年為人所殺不與焉

冬十月魏營圓方丘南北郊

魏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  
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今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  
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郊以  
武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集覽**

圓方丘南北郊羣  
書考索曰古者祀

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  
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

俱下  
以正  
之古記

曲宴猶言  
私宴也以  
一問而殺  
后殺左右  
幾處均行  
不討矣

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  
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  
也秦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秦折北郊之  
坎也以之瘞埋言秦壇則自然之丘言秦折  
則人爲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  
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禘  
禮禮記祭法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注此  
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續漢書三年一禘禘  
以冬十月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原流至論  
曰論禘禘禘之義者鄭玄謂禘大於禘王肅謂  
禘大於禘賈逵謂一祭二名此諸儒之說異  
同也然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于太祖非唯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  
禘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禮記祭法唯天

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禘此禘尊禘卑誠萬  
世常行之典鄭賈說皆非也又禘祭注見平  
帝元始五年地祇說文地神提出萬物者  
也祇字古作示禮大宗伯掌地示之禮

**實**一統志云委粟山在河南南府城東三十里  
魏明帝景初開營爲圓丘至今形制尙存

**書法**圓方丘澤高下之義古也皆取諸丘  
非矣既立圓方丘又有南北郊蓋非  
矣故書譏之下書晉并圓方丘  
之祀於南北郊善晉也丙戌年

### 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

恪至丹陽移書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  
部伍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丙諸將羅兵幽

刈稼斬仇  
得招携之  
法

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  
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畧無所犯於是  
山民飢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較下不  
得拘執曰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  
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民間聞之老幼  
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  
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為威  
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句絕令屯居於內地也曰陽索  
隱曰曰音菊縣名屬丹陽郡  
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今按當於居字句  
絕乃內屬下句內當音納三國志諸葛恪傳  
作乃分  
內諸將  
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  
年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

年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一統志云皖口  
地名在安慶府城西一十里一名山口鎮

###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鍾簾素佗銅人承露盤於洛  
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  
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  
黃龍鳳皇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  
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  
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灰亡或門嬋  
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  
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哉  
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  
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

通鑑綱目 卷十五 二十七 正編

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况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竝修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尊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歛，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亦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

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于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愚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餘，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綉，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空計較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休，後靡

其可謂  
不能  
亡國

日崇祭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靡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編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

於其惡過

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集覽**

鍾簾簾明錄通注見秦始皇

皇二十六年素佗始皇所鑄銅索駝也銅駝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銅人即始皇所鑄金人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鄜道元云魏文帝徙咸陽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畧同竟未詳其旨承露盤漢武作柏梁臺金莖銅柱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穿方顏師古曰案治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荆楚俗士上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故曰穿方前書尹賞傳修治長安獄穿治方深各數丈易心而度易更改也度謀也折

減折音舌托也錄奪士女錄收

**質實**

一統志云芳林

拾也奪攘取也士女軍士之女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秦不足責

踵秦者可責也故靈帝鑄銅人則書

中平二年魏鑄銅人則書是年書起土山

**發明**

何譏勞民也書起土山始此終綱目書起

土山二是年丙戌年宋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隆無媿于臣誼矣

諄切言之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

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

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

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

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

宐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

兵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

輟錄授能出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叡手詔慰勞之未幾

而卒陳壽曰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

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

道監綱目卷一百一十五漢後主禪建興十五年

正編

正編



虞所謂一忌過其通者與

**集覽**

口占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占章豔反癸辛注

見建興十四年紂梟白旗梟掛首木上也武王伐紂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縣於大白之旗故曰梟桀放鳴條放逐也鳴條地名湯放桀戰于鳴條之野蔡氏書傳曰鳴條在安邑西按安邑桀都也異類之鳥黃初四年有鴉鵠鳥集于靈芝地鷹揚之臣指司馬懿也鷹揚注見桓帝延熹元年熹時時丈里反立也兵宐如碁之布立俾魏祖虞隆以曹氏世系出自虞舜鳴條岡名注見祖帝永興元年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一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正此謂也

三國浮華實其然也主族士之驚名而木以行其實故下之符令不從好難矣惟仕責成于

魏主獻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鳥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依其文難備舉蓋世

人良有見也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故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于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宋職辦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執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制未程國畧不崇而先考

叔季之弊如出一轍

察吏源

課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苟親貴不能而任職踈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

賈誼久注  
卷宜玩此

涉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  
特人君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  
察黜陟其在下之人而為人君者亦用此道  
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則奚煩勞之有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劄邵述而修  
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  
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  
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房  
邵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  
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典選舉蔣  
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  
父為太師布衣斷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  
用臻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  
好不經之舉開板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

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木人或問  
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  
是木不中器也時人服其言  
替若丘陵之漸平〔韻〕古雅反漢祖遇亡虜為  
上將遇待也韓信先事項羽後亡歸漢故曰  
亡虜高祖拜為大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拔  
擢也姜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興遂西  
釣渭濱文王出獵而遇之載歸而用以為師  
同牧野於成康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同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時喻斷蛇於文景漢文  
帝景帝守成之主不比高帝斬蛇之時〔中器〕  
中去聲當也  
**〔質實〕**崔材東武城人傳  
器謂名器  
蝦北地泥陽人

遼東嘗受  
魏之封侯

戊午 元年初二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

馬懿擊遼東 **考異** 提要擊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弃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弃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殺其使

灼然有成  
響于胸中

羊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 **集覽** 要其成要約成和也。報雪曩事報雪謂報讎雪耻也。曩事曩日之事也。先公孫淵稱臣於吳吳遣使拜為燕王使至俱被殺。 **質實** 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襄平縣名注同上

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正編

大志不臣  
二姓魏亦  
豈能用之

魏主叡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質實**管寧，南陽堵陽人。

### 立皇后張氏

**考證**

當作立貴人張氏為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立后非

立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陳壽志云：後主張皇后，前後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貴人為皇后。○立子璿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

以章句  
學被盡  
凡書見識

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器，智訓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訓藏於胸懷，權器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集覽**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者，正深然之。所謂射策也，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質實**孟光，洛陽人，郤正，偃師人。

### 吳鑄當千大錢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三

正

**書法** 先是吳鑄大錢一當五百矣不書書大錢此其書當千何非常也當五百大矣當千甚哉直書重譏之終綱目書大錢六莫大於當千者矣詳建興十四年

○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木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

緩或速  
因乎敵  
真知兵

白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吏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請歿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

勝氣百倍  
膽落矣

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士獻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各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南。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歟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

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遂班師。初。淵兄日光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獻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曰。仲尼亮司馬牛之憂。邢奚明叔向之過。晁信有言。宐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斂。

**集覽**

昔攻上庸。事在建興五年。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楯櫓。楯與盾通。堅。君反。兵

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櫓。大盾也。鉤衝。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面縛。注見炎興元年。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索隱曰肉袒謂袒裼而露肉也賈逵曰牽羊示服為臣隸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退舍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退一舍而原降注一舍三十里送任任保也送子為質以保其不失信京觀觀去聲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敵之功謂之京觀京大觀示也封土之上為屋如觀闕形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亮寬解也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蓋牛以其兄桓魋將為亂心常負憂故孔子因其問而解之祁奚明叔向之禍祁奚姓名春秋晉大夫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庶弟名虎皆晉公族也左傳襄二十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

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極而禹興柰何以虎而弃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向香兩反 **正誤** 仲尼亮司馬牛之察也 **質實** 遼縣名注見建興十五年首山注也見武帝元鼎四年遼水注見照烈帝章武元年

吳中書郎呂壹伏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群臣莫敢復言山且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收繫驗



危言全顧  
亦全潘

顧雍雅度  
不計私怨

諸臣前屢  
諫不從今  
復責其不  
諫豈血氣  
既衰悔心  
始萌耶

問時同坐人皆畏壹，竝言聞之，侍中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濟濟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權怒詰責雍，謝云：「謂壹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云：「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公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潘請建業欲極諫，聞太子數言不聽，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殺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王遂許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史劉助覺言，遂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死吏民乎？」乃賞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次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曰：「嘗辱壹，維責叙口，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大臣忠主疾惡之義哉？」○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後以詔責之，曰：「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明涕泣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惟。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血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興元年 正編

容而口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比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

**集覽** 深文巧詆漢書主深文謂文法深刻耳巧穿鑿也詆丁禮反顏師古曰詆誣也言不公平也

是儀姓名吳志云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乃改爲是焉謝公姓名左音乎萌反王遂王遂姓名也工其言名藉艸注見成帝鴻嘉三年藉臺懷叙姓名也子瑜諸葛瑾表字子山步騭表字義封朱然表字定公呂岱表字伯言陸遜表字承明潘濬表字刻怪刻通作克痛責也怪亦責也悉中猶言皆當也中竹仲反有嫵難耳

嫌疑也難猶不肯也謂諸有皆避嫌疑而難於陳言也事統是非謂凡事有是非從容如淳曰從子勇反容讀曰勇顏師古曰謂獎勸也

**正誤** 從容今按從容如字謂其舒肆自在也

**質實** 顧雍吳郡人是儀非海人懷叙未詳出處無繇攷究

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爲秘書郎文帝更命秘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魏

直監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元年 正編

子魏主叡 終此叙此 一段此作

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于便辟取容，或能工之，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高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與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

凡為人君者所宜深

王本作因而向之

尊虎以翼尊免吞雄

精覺，此豈早以經意也。慮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又與機任獻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惡陰圖問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床，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

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  
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集覽** 或能工之或有能工巧而過之者比附  
此毗至反附黨也附倚也正爾為猶言

誠然如此乎在汲句絕**質實** 劉放涿郡人曹  
汲注見秦莊襄王三年爽亦國譙人魏

之宗  
室

**書法** 魏嘗再書立貴嬪某氏為后矣此則  
直曰立郭夫人何畧之也曷為略之

毛氏之死豐起郭氏魏主蓋有心矣於是  
疾革汲汲立焉惟恐不及其蔽亦甚矣哉

綱目特異其文  
所以示譏也

未二年魏景初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

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  
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奴乃可忍吾忍

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  
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

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  
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  
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

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  
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宮簿性行名蹟

此何忍

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孫  
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  
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優禮大臣  
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  
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  
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書法**

書受遺詔多矣此其獨書受遺何不  
與魏之有詔也故太子書立不書節

位廢立不書芳何以書正始也則司馬氏  
廢主之罪著矣賀善贊曰魏明在位十三  
年書土木之事六首書大營宮室繼書立  
聽訟觀書治許昌宮書作洛陽宮書復立  
宗華殿書鑄銅人起土山而又書如許昌  
書東巡書

念而殺其一綱目於是書災三書地震  
書疫書涌綱目書大水各一若魏明者綱目

無取焉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  
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  
行初畢執鄧騭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  
在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慈其浮華抑而不  
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  
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  
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  
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

想爾時與  
朝忌懿矣

為太傅自以其弟義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徒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謚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昔傅嘏謂義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奸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集覽**

銛巧銛思廉反莊子刀不利筆

平叔何晏表字何晏南陽宛人進孫

###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

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

**質實**

楊戲武陽人憤憤心亂貌

###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荆州文書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質實**

武昌縣名注見建興七年荆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

善成就

又善保  
全人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以罪廢徙  
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其主權曰胤年少無功  
爵以侯將蓋念公瑾故也而胤恃此幽淫無  
悛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  
若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  
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權曰聞護性行  
危檢用之適為作禍耳

**集覽**

公安注見獻帝  
建安十九年

**質實**

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周胤廬  
江人瑜之子廬陵郡名注見獻帝建安

三年公瑾  
周瑜表字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申三年

**魏**主曹芳正始元  
年**吳**赤烏三年

春以張嶷為越嶲太

守

初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  
去郡入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  
猾郡界悉平

**質實**

越嶲郡名注見武帝元鼎  
六年安定縣未詳處所唯

冬吳饑

平涼鞏昌慶陽等府及安南國俱有安定  
縣未知孰是姑缺之張嶷巴西西南充國人

辛酉四年魏正始二年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

之

魏實有可乘之際而師出無功吳主年值衰暮精已消亡耶

初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  
奔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  
下宜身自御戎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  
疆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  
瑾朱然皆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  
陽歷青徐皆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  
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  
軍動衆循路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  
策也權不從用四月命全琮畧淮南朱然圍  
樊者葛瑾次信中魏將軍王凌與琮戰敗之

司馬懿曰相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  
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

吳軍夜遁**集覽** 犄角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相中

注相楚地音不加反恐即此**質實** 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

治之姊子朱桓是郡人樊城名注見獻帝建

安十三年王凌太原祁人淮陽國名注見周

吳太子登卒

卒太子始此終綱目太子書卒者九

**書法**

吳太子登代世子寔魏太子是齊太



子長懋梁太子統隋太子紹唐太子寧太子永後唐太子弘冀書薨一唐太子弘書

死一唐太子重俊

○蔣琬徙屯涪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椅角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為

虞之去魏遠險阻師出無功水可蓋為謀臣咎也

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諸

徙屯涪魏興注見建興八年西城吳興帝從之二三連不克謂吳之攻魏屢

矣然皆弗果克敵也建興八年攻魏合肥不克十年擊魏廬江不克十一年攻魏新城不

克十二年攻魏魏擊郤正誤吳期二三今按

之今年攻魏不克而遁質實此言與吳國期

約掄角伐魏二三次上庸縣名注見周矣不能果所期也根王十一年涪縣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建安十六年漢後主禪延熙四年正編

簡

平吳平蜀  
艾俱以屯  
田制勝曹  
傑未竟之  
志艾全收  
之艾子魏  
有大勳矣

餉

魏欲廣田畜穀於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  
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  
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  
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  
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  
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  
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  
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  
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集覽**

陳項

陳伏羲所都今陳州死丘縣是項漢汝南郡  
邑今陳州項城縣是行二分休十人之中以

二人分番休息乘吳**質實**陳縣名注見周  
左傳杜預注乘伐也王三十七年項縣

名注見延熙十八年蔡縣  
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上蔡

**管寧卒於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  
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  
十四卒天下知與不  
知聞之無不嗟嘆

**書法**

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終綱目布衣  
書卒二黃憲管寧皆錄賢也然則其

書卒于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是故孟軻  
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

此後之通  
長此子由  
得為三國  
一人是哉

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于魏而不書魏管寧

壬子五年

**魏**正始三年

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

徙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傳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書四上不聽**集覽**降殺殺所戒也

癸亥六年

**魏**正始四年

夏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

食既大變也自是陳祗黃皓用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日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詳惠帝七年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

周赧王

○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

昶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執今屯宛死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質實**

**實**

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新野縣名注見平帝

是書者

通

通

元始四年

七年

魏正始五年

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

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

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

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

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羈五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

事者是人信所難

求其圍碁時孫權交至人馬環甲嚴駕也

信可人必集覽駱谷關名漢中郡興執縣

駱谷洋州志駱谷在真符縣西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垂千里垂猶言將又興執山名三

國漢置關於此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成固縣

寰宇記云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

上數里方及四門環甲環音思貫也嚴駕嚴莊也莊治行李嚴駕今按漢書

也具車馬曰駕正誤裝嚴字作裝質質一

志云夏侯玄泣國人駱谷關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劉敏零陵人優之孫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興執〕山名在漢中府洋縣西北二十三里山形如盆外甚險乃盤道以上漢時諸葛亮嘗戍兵於此處來敏汝寧義陽人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走

魏兵距興執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執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追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祿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今以費祿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祿時國務煩猥祿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寃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祿始欲教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質實** 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乙丑八年 魏正始六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居二子由是有隙

而固基如  
故胸中實  
有厚蓋非  
可強鎮也

賢

賢

分党誣譖  
其情易察  
大臣交章

禍人至此

全琮造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然取禍耳聞二宮執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門戶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詰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少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太子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歿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常使寵秩有差則彼此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以權不

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

**集覽** 別僚分別二宮臣僚命各有差等不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惡其淫亂殺之此事可法而不師之宿留阿寄阿寄猶魯肅呼呂蒙為阿蒙之類謂全寄宿留於魯王宮也宿留注見和帝永元十五年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八年 正編

**誤**宿留阿寄今按此言宿留猶遲疑不決之意蓋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嘗戒之

不納故謂全琮不法金日磾殺子之明斷而遲疑不決縱令其子阿附魯王也

**質實**

**霸**魯王名也桓王廟按吳志孫策死孫權稱尊號追謚策為長沙桓王觀觀有望欲得之貌左傳桓二年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夏口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 吳丞相陸遜卒

吳主權以魯王霸揚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代領其眾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乃稍解

以手足相倚之臣而忠諫蒙許權其老哉遜有賢子

###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

**考證**

下當補書葬穆皇后○謹按凡例曰

凡正統之后合葬不地註云如漢光武昭烈之類陳壽志云先主穆皇后延熙八年合葬惠陵○謹按綱目於漢曰即皇帝位者三始書漢王中書蕭王終書漢中王以著創業中興紹承正統之例也朱子嘗曰温公以魏為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為主見于語畧如此而大經大法已粲然可見今所存諸刊本自章武至延熙二十餘年間得其脫誤者六七故當補正表章武於末年以定父子之倫也○蓋惠陵以正昭烈之終也書帝禪以尊正統也○合葬吳太后特葬張皇后以正二后之終也加責人於立張后之上以著其非正嫡也昭文生于大賢既没之

正統編

漢後主禪延熙八年

九

後幸其書存得求義例究明君臣父子夫婦  
之大綱庶幾有裨於垂世立教之微意也歟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

侍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  
黃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  
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  
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  
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  
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董允上則規益後主下則抑制黃皓此賢者所難處侯既歿漢之不即亡者允之力也

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出祗阿意迎合而  
皓浸潤構間故也○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苑  
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魯王莽之敗豪傑並  
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  
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  
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  
餘望風慕德輿病齋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  
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  
銚期進諫曰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  
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  
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  
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  
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

董允遠大旨不馳近小之欲後主反是國何以存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八年

九

正編



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

**集覽**

鍾期姓名

**質實**

譙周巴西人神器注見光武建武六年

不聽

**書法**

中常侍以宦者為之矣則其書何著亂本也是故董允卒而黃皓用是

年李絳出而承隆入唐憲宗元和九年綱目每聯書之所以著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也

**發明**

東漢亡於宦者殷鑒不遠後帝昏庸親尋覆轍亂亡之形著矣綱目上書

蔣琬董允卒下書以宦者為中常侍則見二臣公正猶足以尼小人之惡一旦正人告殞儉佞遽形然後知法家拂士其所繫也如此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丙寅九年

**魏**正始七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果而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

**集覽**

得來姓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晉書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九年

七

正編

賢

慎氏虞舜本紀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也括地志云今棘鞞古肅慎也其國在不咸山北西南去夫餘千五百里與北沃沮相接在京北東北八千四百里

**質實**

一統志云九都山名在朝鮮國城東北漢時高句驪王伊夷模都於此至晉為慕容皝所破毋丘儉聞喜入肅慎氏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挹婁

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部

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集覽**

蒲圻漢江夏有

蒲圻湖多蒲艸吳大帝立縣於湖側因名焉今鄂州蒲圻縣是盛弘之荊州記云蒲圻縣

沿江百里南岸地名赤壁

**質實**

一統志云蒲圻本漢沙羨縣之地名孫吳時分武昌

為兩部自武昌至蒲圻為右部始置蒲圻縣以湖畔多蒲故名晉屬長沙郡劉宋屬江夏郡梁屬上雋郡隋屬鄂州唐宋元俱仍舊本無因之改屬武昌府

救

大司農孟光於象中責費禕曰救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蹶蹶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救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救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孟光明子  
心要  
無魏王佐  
惜馮非其  
主

進

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

書事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日食

時魏主芳藝近羣小遊宴後園何宴上言自  
今遊豫宜從大臣論謀政事講論經義不聽

三國至是  
俱現亡徵  
不可為矣

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法度太尉將屠  
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番  
後下吏改易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  
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

吳作太初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修建紫宮有司奏  
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  
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若  
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覽科取也本作宜下所在通更伐致質實

一統志云太初宮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  
五里臺城內本吳長沙桓王策之故府大帝

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延熙十年

正編

正編

自京口遷建業居之其後起新宮於太初東制度尤廣名曰昭明宮

**書法**

書作宮何美也作宮之為譏多矣此則曷為以美書於是因武昌材瓦恐妨農桑可謂有卹民之心者故書美之終綱目書作宮殿五十六其以美書者鮮矣

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誅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允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書法**

遷之者非爽也則其不書曹爽何據安帝延光四年閻顯及靈帝建寧元年曹節皆書士名均其罪於魏之臣子也於是爽專朝政擅遷太后在朝大臣雖司

馬懿等莫之禁而聽其所為書曰魏遷分罪之

戊辰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赤烏十一年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

司空不受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固辭

**質實**

徐邈薊人不

五月費禕出屯漢中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常國功名畧與

不可為耳

比疏

已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

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宐茲出若有閉城門誰復與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

司馬氏之威權始于此未及踰年誅夷二臣顧云不與政事知非實錄

夜甚

以託子文其狡使人不疑更狡

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憲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脣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耳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爲之備且以子師昭爲託勝曰還泰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泰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通鑑綱目 漢後主禪延熙十二年 正編

驕奢縱酒者必粗莽

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弃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候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窹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

五

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相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駕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請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請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汝兄弟猶犢耳何圖今日生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

雖天奪其  
竟然亦可  
見司馬權  
重足以制  
御強梁

時去三代  
未遠故猶  
係庶封建

此後人

大義再見

大義鑿鑿  
男子不如

不輕委身  
其言可銘

賢

與爽疑有奸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  
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羲等  
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司上書  
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  
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  
皆跨有千里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  
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  
民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彊  
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  
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苟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  
馬魯芝聞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  
印綬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扶主握權捨此以  
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懿曰彼各爲其主

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欲與俱敞謀  
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大傅閉城門人云  
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  
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  
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奔  
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  
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嘆曰吾不  
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牟祐  
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  
行及爽敗沈以故免免謂祐曰吾不忘卿前  
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  
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裁耳  
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

秉節守義  
康侯取以  
匹紀姬

誇誕實禍  
之基

通鑑綱目 卷一五  
歸復將嫁之。今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于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其侯秦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

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早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若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選部郎劉陶，少海口辯，鄧颺之徒，以伊呂稱之。陶嘗謂傅玄曰：智者於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邊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輅之舅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殺身禍世  
一皆虛名  
之貽害也

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集覽**

作窟室，綺疏四

周窟室，掘地為室也。綺，文繪也。綺疏，四周謂疏通其周匝為牕，而以綺蒙之。飲酒，其間也。引左傳：襄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注：壑谷，窟室也。天下兇兇，兇音凶。又上聲。左傳：曹人兇懼。徐氏曰：象亂而

懼也。兇，通作句。漢高本紀：天下句句。注：喧擾之意。懿，使聲氣纒屬，竹聲使氣似欲絕而僅纒，聯屬之狀。司馬懿故作此態，以示衰老無用。尸居，猶言行尸走肉也。謂懿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為矣。天下洶洶，洶音凶。又上聲。此言天下喧擾，如水執洶湧，故人懷危懼也。楚辭：水聲洶洶，力疾。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棧，豆棧，仕限反。馬阜也。豆，所以飼馬。大司農主錢穀，金帛邊郡調度，皆為報給。甲夜，初更也。子丹，佳人。曹真字子丹，奕之父也。佳，好也。佳人猶言佳士。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特立。疆，榦弱枝。京師為榦，四方為枝。西都賦曰：疆榦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東市，刑人之所也。容易，更易也。謂豈容更易事他人。秦初

夏侯玄表字子元司馬師表字是為晉景帝  
性自喜粉白不去手三國魏曹爽傳後注何  
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胡致  
堂曰晏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  
**正誤**委質

復何容易今按易去聲言不可輕易也漢  
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楊敞傳事何容易  
**質**

**實**一統志云高平陵魏明帝之墓也在河南  
府孟津縣舊河清城界洛水注見光武建

武三年許昌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王觀  
東郡人魯芝邯人辛敞潁川陽崔人毗之子

王沈晉陽人機之子羊祜泰山南城人續之  
孫平原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何晏宛人

進之孫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荀粲潁川潁  
陰人王弼山陽人傅玄靈州人徙居泥陽

之子

**書法**

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司馬氏  
之威始此矣然則爽無罪歟爽等不  
書官所以  
罪之也

**發明**

曹爽受遺輔政身為大將軍又加侍  
中諸軍錄尚書事而司馬  
懿殺之如斃狐孫綱目亦削其官而不書  
何哉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多置親黨專擅  
朝權縱酒宣淫信用浮薄此豈輔政大臣  
所當為耶及事變已形又不能用桓範之  
謀挾其主以自免乃欲不失作富家翁蠢  
謬若此是特狐豚之不若耳何足貴哉然

爽既有罪胡不正其伏誅之名而以懿殺  
為文蓋懿欺孤弱寡已有無君之心特因  
事而發非必忠於佐魏故其書法如此先  
儒謂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權衡臣謂  
綱目之於予奪亦輕重之權衡  
也夫豈厚於懿而薄於爽哉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受 **考異** 提要作魏司馬

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按篡賊例注曰  
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以自為自  
立書之則此當 **考證** 當作魏司馬懿自為丞相  
從提要為是 加九錫復辭不受○謹按  
古者國家大臣受遺輔政安危之所繫焉漢武  
帝命霍光昭烈命孔明君能知臣臣能盡忠可

謂兩得矣以唐太宗賢明猶不知李勣致有武  
氏之亂况僭國嗣主安能知其臣乎當曹魏時  
司馬懿雖有無君之心而未得專國之權明帝  
屬以後事者是授以國命也因而廢弑三上卒  
篡其國皆由以內一言以召之凡例曰凡書篡  
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今故追原事義推本  
凡例當於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特  
以自為書之然亦不足以著其罪也

**書法** 謂稍知節矣綱目書九錫十四詳平

帝元始五年書加某九錫者一王莽書以  
某加九錫而不受者二懿朱全忠書自加  
者九曹操趙王倫桓玄蕭道成蕭衍陳霸  
先楊堅李淵王世充書自加九錫而復辭

懿知節  
者其為  
其愚耶

者一司馬昭嗣裕然全忠以  
不滿而不受又非懿之比矣

○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淵歿於蜀常切齒有報  
仇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  
侯玄霸之從子爽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召玄  
詣京師而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協恐禍  
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  
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  
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曾也

**集覽**

鍾繇姓名

**質**

夏侯霸沛國人淵之  
子鍾愈潁川長社人

霸有遠謀  
厥後司馬  
昭果用會  
以伐蜀

三月吳大司馬朱然卒

然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  
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  
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  
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主權為之

哀

**集覽**

嚴鼓戒嚴

**質**

朱然丹陽  
人治之子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韶守  
之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  
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  
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白牛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漢後主禪延熙十一年

正編

正編

頭山與秦相對秦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

**集覽**

句安姓名句音鉤質任國弱懼彼侵伐令子及貴臣

往為質此質如字讀任汝鵠反義與質同又質詳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洮水洮音滔水經注洮水出隴西臨洮縣北至抱罕

**質實**

一統

東入河輿地記洮水源出西傾山志云陳泰穎川人萃之子牛頭山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北二十五里以形似名洮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流經府界雍州洮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京兆

冬十二月魏即拜王淩為太尉

**考異**

提要作魏即拜揚州

都督王淩為太尉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屯平阿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淩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異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修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

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

**集覽** 冷狐

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  
復姓注見唐昭宗天復元年平叔何晏表

字丁畢鄧桓四人也丁謚畢軌鄧颺桓範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

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  
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  
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  
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

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  
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集覽** 不狷狷守節無為也論語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不介介耿介也易繫辭憂

悔吝者悔乎介孟子不以三公易其  
介孝先毛玠表字季珪崔琰表字

涿郡涿人  
毓之長子

庚十三年 嘉平二年 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

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後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  
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

謹實致其  
不睦願欲  
以前滅其

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  
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  
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  
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  
仁孝天下歸心管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  
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  
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  
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  
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率據晃入殿據晃  
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  
為庶人徙居都下賜鬻死殺楊竺全寄

**集覽**

袁氏

之敗袁紹三子譚熙尚譚當為嗣紹乃以繼  
兄之後紹卒眾以遺命立其幼子尚後兄第  
相攻為曹操所敗立思子之宮漢武帝因思  
戾太子而立望思臺泥頭以物蒙頭如刑人  
之狀無難督官號也故鄣地理志秦置鄣郡  
漢改丹陽郡漢書豫章注索隱曰章郡後改  
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括地志云秦之  
鄣郡今潮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鄣城是  
**正誤**泥頭今按謂以泥塗其頭也文選范雲  
表泥首在頰注泥猶在面後第五十四

卷泥首

**質實**

孫峻富春人吳之宗室屈晃天  
台人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注見高帝十二年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  
死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思子宮注見武帝征

豪傑之所  
仗者血氣  
血氣衰則  
心智昏蓋  
矣學道者  
當不致是

絕魏兵之  
難建業也

和三年一統志云故鄆秦之縣名始皇滅楚  
置之為鄆郡治所漢屬丹陽郡王莽改曰侯  
望東漢復為故鄆縣晉屬吳興郡後廢之  
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發明**

和書廢霸書殺據書及且不去其爵  
是皆無罪之人也夫在席之私非惟  
昏主惑之雖明君亦未必能免忠直之言  
非惟昏主違之雖明君亦未必能免觀吳  
主權之廢嫡立庶宋據等忠言苦諫不惟  
不能聽又從而殺之權雖偏霸然亦自以  
為一世人豪晚節未路昏謬乃爾溺其所  
可愛忘其所可戒詳書于冊其為後世鑒  
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

吳作堂邑塗塘集覽

堂邑地理志臨淮有堂邑  
按臨淮今泗州是塗塘塗

本作涂涂水出堂邑晉伐吳  
遣琅邪王出涂中即此也

遣兵十萬作  
之以淹地道

**書法**

作塘必書重民力也書作塘始此終  
綱目書作塘四吳塗塘浦里塘穿綠

淮塘吳越  
得海石塘

十一月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  
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巫秭歸荆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十三年 正編



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縵爲橋渡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秦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集覽** 〔巫〕注見周赧王十六年〔梯歸〕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竹縵爲橋，縵居登反。大索也，以竹索爲橋，駕虛而渡，名曰繩橋，又名竿橋。竿橋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案大道〕案依大路而還歸。鎧馬甲首，皆魏軍先所戰獲者。鎧即甲也，首謂所斬人頭。韻會鎧字下引廣雅，錘甲介鎧也。周禮司甲注疏云：古用皮爲之甲，今用金爲之鎧。

辛未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 夏四月 魏司馬懿殺王

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執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夷三族，發凌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初，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

令狐邵知

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  
刑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  
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邵  
沒十餘年而愚滅族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  
楊康為腹心及愚卒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  
懿至壽春以問固固曰無有遂收繫獄使康  
詰之固辭窮乃罵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  
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  
錯亦并斬之固又罵之曰若死  
**集覽**百尺村  
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乎  
州博野縣有大百尺村屬河間側儻卓異也  
不羈之士側他歷反公治令狐愚字單固單  
姓注見光武建武十九  
**正誤**百尺今按王凌  
年治中官名也治平聲  
在淮南司馬懿

擊之掩至百尺何為至博野邪水經在沙水  
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  
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  
杜佑云在陳留宛丘縣

**書法**

陵謀立彪逆也不書書殺何惡懿也  
而因置諸王公於鄴甚矣故以遂書

之彪必書曹殊  
之於漢宗也

**發明**

王凌以其君制於強臣之手雖舉大  
事其名似正然綱目不書其官又不

予其討懿者外其君而欲立彪且又面縛  
出降故也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已在其掌  
握今又殺彪而盡置諸曹於鄴其脅制之  
威又甚於操之所為矣自丕篡漢至是纔

三十載天道好還如此豈不昭昭也哉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

將軍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其上無以字為上有

白為大將軍 ○魏分匈奴部為二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强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羗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士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

劉淵之先

劉淵之先  
以立廉耻  
于古止議

割為二國以分其執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一號使居雁門雜國災寇追錄舊勲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集覽** 呼厨泉單于名去卑右賢王名其表使羌胡居 **質實** 城陽郡名注見高帝於編民之外 **質實** 四年鄧艾棘陽人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自柴桑屯所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見也時權頗寤太子和

通之心事  
已自益信  
庶無不報

通鑑綱目 卷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十四年 正編

知其不可而復用之  
毫且矣

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  
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  
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  
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  
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  
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  
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  
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  
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  
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  
以聞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  
主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  
於雷動從諫急於風後豈得隕首殿堂死於

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可觀而嗚呂侯無  
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其口  
也昔來敏與費禕對棋意無厭倦必能辦賊  
然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  
為蕞爾之國方向大敵何可矜已有餘晏然  
無戚斯禕性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  
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 **集覽** 死於凶豎  
哉二事體同皆足為世鑒也 **孫峻** 構恪於吳王伏兵殺之事在後年求敏  
與費禕對棋事在七年卒為降人所害費禕  
後為魏降將郭循 **正誤** 况長寧今按况姓  
所殺事在後年 **質** 長寧名蜀人也 **質**

**實**

采桑縣名注見獻帝建安  
十三年元遜諸葛恪表字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十四年 正編

樂氣者云  
都邑無寧  
和位故自  
成都徙屯  
漢壽亦感  
爽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

**質實** 漢壽縣名注見

延熙十  
六年

壬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春正月魏以司馬

師為大將軍

**考異**

提要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凡例注文合從提要

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

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  
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武昌郡名注見建  
興七年一統志云虎林古邑名故城在池州

府城東二十五里吳孫權封子  
休為琅邪王鎮虎林城即此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後然無紀  
借點謀之  
不善也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占后稱制  
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盜殺之權病  
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  
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  
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  
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立  
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按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  
眾莫不悅

**集覽**

罷視聽罷不御也視聽聲色之勿  
也息按官息屏去也按官即按人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校尸教反校之言  
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故曰校人又漢書  
校獵注謂連接木以圍禽獸故謂養禽獸者  
曰校人原通責原免通欠也責與債通漢書  
注欠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連除關稅  
除去關市之稅歛也孔子家語曰臧文仲置  
六關不仁也注魯本無此關文仲始置以稅  
行者故為不仁孟子曰昔者文王關市譏而  
征不

**書法**

自漢室衰微羣雄竊據不修職貢綱  
目無取焉仲謀代立綱目書予之者  
三不遺任子一也迎擊曹操二也收元拒  
魏三也而襲取江陵邀殺關羽遂使魏益

以強漢不可復綱目獨深  
罪之故昭烈之師特書伐

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  
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  
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  
臣父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  
不誅所以承天禮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  
百代不易之道也夫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  
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詔策勤深科  
禁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  
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  
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

驕恣荒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  
敕，不徇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懼，  
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  
知今。大王宐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若弃  
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  
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  
敕不行於藩鎮。

**集覽**

天行皇帝注見昭帝元  
平元年，太伯順父之志

周本紀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  
少曰季歷。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  
公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以讓季  
歷。是為王季。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河間東海  
恭順之節，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也。東海恭王  
彊，光武子也。皆願備藩國，以魯王為戒。前年

魯王霸  
被殺

**質實**

豫音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

年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

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策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  
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堤，  
左右結山，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  
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  
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  
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

古者俠次  
二字通用

卷一百一十五

漢後主禪延熙十五年

二頁

正編

維帶也落  
絡同謂設  
等遂遠候  
望以孫絡  
邊壤也

通鑑綱目 卷十五  
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征吳之策  
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  
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始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  
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眾臨巨險以  
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  
伺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  
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  
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  
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罅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  
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  
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

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  
橋以度陷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  
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  
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  
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  
逕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  
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峭魏人望見  
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  
前屯據等一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  
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  
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  
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  
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淮削其第昭爵而已



師之狡更  
深于懿

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討胡未集而鴈  
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習鑿齒曰司馬師  
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若推過歸咎  
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解體矣  
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  
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魏光祿大  
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  
威震其主功蓋集覽巢湖在無為軍巢縣東  
一國何以能久南周圍四百里與合肥  
舒城廬江巢縣四邑接境巢通作灤或作刺  
晉灼並音勦絕之勦然今皆讀為鉏交反全  
端留畧二人之姓名乃辟諸軍使下道為句  
辟皮亦反猶言辟是也使諸軍開張而避於



下東關無為郡志巢縣有東西二關吳船  
相持於此濡須山謂之東關東關之北岸與  
築城七寶山謂之西關西關之南岸魏樹柵  
保身緣場保與裸迥袒裊也場音其謁反堤  
場也謂脫衣露體緣循場堤而進也我不聽  
休過也公休諸葛誕表字先嘗諫征吳司  
馬師不聽今兵敗而引咎歸已隱其喪喪四  
浪反謂喪師也隱蔽而不言也按喪字當作  
喪質實一統志云東興堤在廬州府無為州  
濡須塢乃吳諸葛恪所築以遏巢湖左右依  
山峽築兩城使全端守之魏入圍東關圖壞  
其堤不克巢湖注見建興十二年丁奉廬江  
人東關注見建興六年鴈門郡名注見秦王

正編



